



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
于艾香 著 袖珍系列

有爱即有

情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有爱即有忧

于艾香 著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爱即有忧/于艾香 著

(九头鸟·长篇小说文库·袖珍系列)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0

ISBN 7-5354-2071-0

I. 有…

II. 于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8058 号

策 划:周百义

责任编辑:李新华 责任校对:陈桥英

封面设计:王祥林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公安县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7.75 插页:2

版次: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48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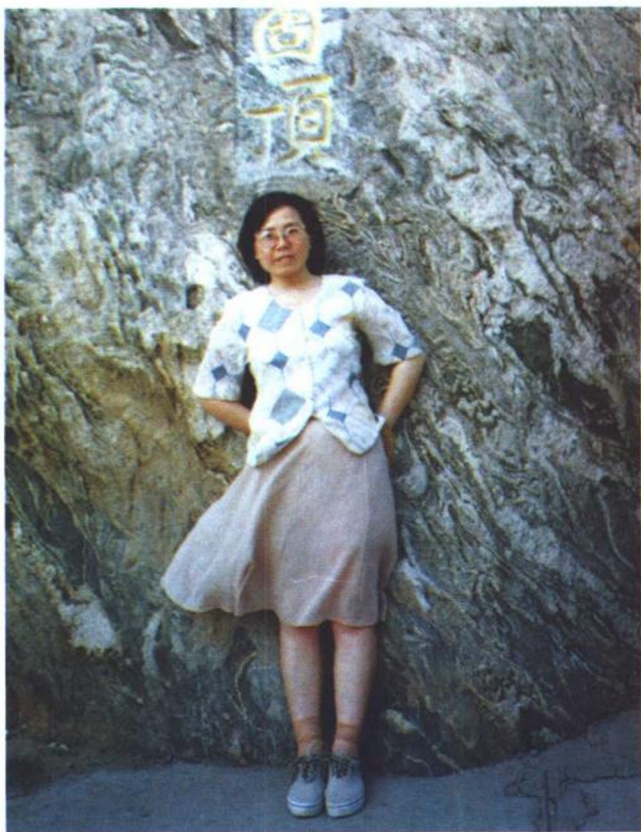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1—6000 册

ISBN 7-5354-2071-0/I·1577 定价:12.00 元(简精装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于艾香，女，1960年出生。

1982年大学毕业，曾做过大学教师，现在《当代小说》杂志社工作。一级作家，中国作协会员。已出版的著作有《于艾香中短篇小说选》，长篇小说《情感纪事》、《女人情感方式》，小说集《秘密发现》，长篇传记文学《雨果》等多部。

其在各刊物发表的中短篇小说《生命的咒语》、《树上的鸟儿》、《秘密发现》、《天堂书屋》、《风吹花儿动》、《水果刀》、《被包养的女人》等一批作品被《小说月报》、《小说选刊》、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、《作品与争鸣》以及多种文学佳作选本转载过。

出版说明

90年代初,我社曾经在严肃文学走入低谷时,推出了“跨世纪文丛”。这套书目前已经出版了6辑共60位作家的代表作品,囊括了新时期以来在文坛上最有影响的一批作家的作品。图书陆续出版后,在文学界和出版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但“跨世纪文丛”汇集的主要是中短篇小说,在长篇小说的出版上,我们还缺少一个能为读者识别的品牌。今年夏天,我们在讨论出版一套袖珍长篇小说时,想到了古代神话传说中的“九头鸟”,这个曾一度代指对湖北人褒贬不一的小精灵作为我们这套书的标识。

关于“九头鸟”,《太平御览》卷九二七引《三国典略》曾写道:“齐后园有九头鸟见,色赤,似鸭,而九头皆鸣。”《正字通》云九头鸟:“状如鸛鹑,大者广翼丈许,昼盲夜瞽,见火光辄堕。”宋梅尧臣《古风》诗:“昔时周公居东周,厌闻此鸟憎若仇。夜呼庭氏率其属,弯弧俾逐出九州。射之三发不能中,天遣天狗从空投。自从狗啮一首落,断头至今清血流。邇来相距三千秋,昼藏夜出如鸛鹑。”但是后来,人们把神话传说中的九头鸟,与湖北人联系到了一起。提起湖北籍的人氏,人们会说:“天上九头鸟,地上湖北佬。”其意,是湖北人像九头鸟一样精明。一般的鸟儿只有一个头,与有九个头的鸟打交道,自然不是对手。湖北是九省通衢,汉口在近代史上曾是物资的主要集散地,在人们的印象中,湖北人会经商,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重农轻商,无商不奸,与湖北人打交道,小心吃了亏。所以,九头鸟之于湖北人,实际上是具

有一定贬意的。但是近年来,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,信息时代的来临,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,提起九头鸟,人们由过去的揶揄与嘲讽变成了某种褒意。

当然,我们将拟陆续出版的长篇小说归之于“九头鸟”系列,并不是完全因为这套书的出版地是在湖北,而是我们认为“九头鸟”这个形象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,而且具有特别强烈的现代感。正像我们现在欣赏荆楚一带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器,南阳汉画石刻,从那飘逸、夸张的表现手法中仿佛能找到现代艺术的源头一样。我们这个时代不正是需要“耳听八方,眼观六路”的复合型人才吗?而“广翼丈许”的九头鸟却正具有这个特点。所以,如果拿计划经济时期的观点来衡量市场经济的行为,就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了。

不过,我们一开始只准备推出一套比较短小的长篇小说,如12万字左右的篇幅的作品,来冠之以“九头鸟长篇小说丛书”,后来,我们觉得如果仅仅限于篇幅,那么就有很多优秀长篇小说不能归纳其中。经过商量,并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,我们准备像“跨世纪文丛”一样,有计划地逐年推出一批长篇小说。总题用“九头鸟·长篇小说文库”,其中包括那些12万字左右的“小”长篇小说。当然,凡是入选这个文库的,不能仅看篇幅长短,也不能看作家已有的名气,我们既重视题材的多样性,也注重表现手法的多样性,既重视作品艺术上的创新,又要考虑读者的欣赏需求和阅读期待。否则,我们这套文库有可能成为流星只能展示短暂的亮丽。

我们十分明白,出版者仅仅有一个计划还是不行,这套小说最终能否为读者接受,能否为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做出一些切实的贡献,还需要作家和读者的大力支持,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。我们希望,这套书能像我社的“跨世纪文丛”一样,在文学事业的长途跋涉中留下自己的痕迹。



雷 达

当我们决定以“九头鸟”来命名这套“袖珍长篇小说系列”时，我们的心情是愉悦而自信的。这不仅因为丛书的出版地就在湖北，人们过去曾有过“天上九头鸟，地上湖北佬”一说，以此冠之有明确的地域指向。更是因为“九头鸟”这个神话传说中的小精灵，曾经有过深厚的文化沉积，曾经不乏意蕴复杂的揶揄与嘲讽。而且，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，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，这个小精灵又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理解和褒扬。试想，一只鸟儿有如此之多的感知反应中枢，负载着如此之多的内涵和外延，那该是多么的丰富多彩。

近年来，由于“8”暗合了粤语中的“发”，世人便趋之若鹜，纷纷讨个吉利，以至造成了全民崇“8”的荒诞剧。孰不知，“9”这个数才是真正有来历的。“9”在传统文化中被称为极阳之数，“九者究也”，没有比它更大的了。于是，天有九野，地有九州，皇帝是九五之尊，连京城的城市楼子也非要修够九个。于是，庄周在他的《逍遥游》中大声欢呼北冥的大鹏“扶摇直上者九万里”。我说这些，决不意味着准备针对崇“8”现象再制造个崇“9”闹剧，只是想说，“9”包含着向顶峰冲刺，向极限挑战，向审美的高峰勇敢攀登的一种向上的追求。当九头鸟们翩然而起时，那情景不也十分新异和壮观吗！

当然，过多地在“9”或“8”上做文章是没有多大意思的，重要的是，我们在这里放飞的九头鸟不是别的，而是一批长篇小说，

而且是一批袖珍长篇小说。我们要特别强调“袖珍”两个字。事实上,在读者中早就有一种对小长篇的渴求,人们总是在私下里说,“十二三万字的长篇最好读了”,“大部头的长篇太多了,实在没时间读”,但这一重要的阅读期待信息好像始终没有得到正视。目前的长篇小说创作,追求史诗化、多卷本化、编年史化的倾向仍然是一种时尚,小长篇的创作仍然不甚发达,读者对小长篇的需求仍然得不到满足。正是有感受于此,我们才认真推出这套“袖珍长篇小说系列”,并准备坚持下去。其中不无提倡、推动小长篇创作的意向。

关于篇幅长短对长篇小说创作的意义,目前是有争议的。有人坚持认为,问题根本不在于长或短,而在于质量,在于写得怎么样。要认死理儿,这话自然是有道理的。然而,我总觉得,篇幅与受众的心理,与流行的速度,与阅读的快感,与阅读者的时间承受力,毕竟还是不无关系的。读者就是读者,读者不是文学史家和批评家。从文学的历史来看,像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、《茶花女》、《当代英雄》、《贵族之家》、《哈泽穆拉特》、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、《边城》、《围城》等等的风行一时,除了它们自身的艺术质地,似乎与它们的篇幅较短也有一定的关系。就近年的文坛看,《活着》、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、《来来往往》、《小姐你早》、《大浴女》等的发行成功,似乎也不能说与篇幅较短没有一丁点儿关系。任何道理都不能走极端,都只能是相对的,非要说只有短的才好长的不好,那当然就极近谬误了。

其实,篇幅短小,对作家的艺术功力同样是一种挑战。因为,短篇幅的长篇小说要更加精粹、更加凝练,因而也更为好读。

第一批“九头鸟”振翅飞上了天空,我们静待读者的反馈,我们还要放飞下去,希望它们成为读者枕畔案头的良友。

2000.8.24.

高伊君大学毕业后分到了 Y 市晚报社工作。她负责的是社会热点版和一个《开心大姐》的栏目。从走上了工作岗位以来,她在感情上就遇到了一系列连她自己都难以破解的难题,她的生命也在这一系列问题中经受着一次又一次的考验。她从自己的感情中发现着自己,同时,她也从这感情当中发现着生命的奥妙。高伊君原本就是一个颇有姿色的知识女性,再加上她勇于求真不知疲倦的性格,这就使她身上发生的故事极耐人寻味。她所经历的每一步,都令我们深思。她以自己的生命故事在向我们提出疑问,提出惶惑,提出警告。因为她是一个敢于求真的人,她不回避自己生命中所遇到的一切。所以,她对我们的意义是重大的。并且,她的故事也确实令我们耳目一新。

现在,让我们看看高伊君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时所经历的一幕——

应该说,事情的发生十分突然。

这一天,高伊君来到 Y 市晚报编辑室报到上班。是个灿烂的上午,编辑室里没有别人。她永远记得,那天市直机关举办运动会,编辑室的人有的去参赛,有的去助阵,只有她自己坐在办公室里,守着这个陌生的环境,心里尚未体会出什么滋味,仿佛很空茫。这时,刘主任来了。

编辑室刘主任五大三粗,一脸横肉。高伊君望着这脸横

肉,当时并没有体会出什么特别心理,好像只是那么机械地望着。刘主任向她点了一个头,把一堆材料放在她的面前,“熟悉熟悉。”声音十分低沉。她似乎嗯了一声,刘主任便转身往外走。她一直望着那雄健的肩膀,渐渐,眼神很迷离。直到望不见了,她也没收回目光。

空白,没什么感觉。

当她有意识收回目光时,整个办公室里由于没有别人而显得十分空寂。没有人向她说一句什么,没有什么现实的纷扰来牵扯她,因此,她的思路便一直凝在了刘主任那脸横肉上。他那硕壮的体形,那不苟言笑的表情,在她的眼前闪来闪去。她一任刘主任在她的眼前闪着,没有去阻拦他。

渐渐,高伊君感觉出了一种熟悉。

熟悉什么呢?熟悉这个五大三粗、一脸横肉吗?

不自觉的,高伊君的思绪沉到了一个很遥远的过去。这个过去究竟是什么时候呢?她也记不具体了,仿佛是在她十三四岁时,抑或是十五六岁时,是个春天,还是个秋天,她也不明晰,但一些镜头却模糊而又生动地跃然于脑海,仿佛是少女怀春,高伊君的夜经常伴着幻想入睡。在幻想中,好似有过这样一个人,五大三粗,一脸横肉,壮得像一头牛。难怪,她第一次见刘主任,他就这么上心。不过,还有怀疑,她少女时怎么能幻想出这么一个人呢,真有这样一个人吗?也许。否则,她何以熟悉这么一个人。当然,这幻想只停留在短暂的某一阶段,很快就过去了。因此,她全然的忘记,也是有可能的。

不过,又有什么意义呢,不管她以前是幻想过这么一个人,还是没幻想过这么一个人,是真见过这么一个形象还是没有见过这么一个形象,又怎么样呢,不是都一样么。他是刘主

任,她是高伊君,由于工作关系相遇相逢,以后好好合作就是,想那么多乱七八糟干什么。

然而,高伊君心底好像涌出一个什么渴望。这是一个什么渴望呢?

第二天,第三天……当刘主任来上班时,高伊君便不自觉地想入非非了。她是望着自己的写字台想入非非的。她这是怎么啦?她的耳朵好像总是尖尖地竖着。刘主任的写字台靠着东面墙,她的写字台靠着西面墙。东面墙那里刘主任发出的一切声音都异常地惊动着她的耳朵,翻材料声,小小的说话声,哪怕是一声轻咳,都搅动着她的神经。尤其是,她总是想转头去看,总是这么想。明知那样不好,可这想法却不肯退去。实在抑制不住时,她会找个借口,问一句什么话。比如,“刘主任,几号几号的报纸你有吗?”“刘主任,某份文件你有吗?”而且,说这话时,由于她的心情过分紧张,目的不纯,声音很怯,甚至很呆板。

天,这究竟是为什么呢?

刘主任是个不爱说话的人。这特点和他那脸横肉很吻合。编辑室里所有人,都极尊重他。这也许正是由于他的严肃,严肃是有力量的。尽管她刚来,而且还是个女的(本室除她之外全是男的),刘主任也没因此而和她多说一句话。而她却对刘主任这样,这多不可理喻。

不知不觉,高伊君开始了每日都有的节目。

她坐在办公室里,刘主任好似一个最生动的镜头,她的眼总是不自觉地在看。虽然她在读着别的什么材料,可好像总有另外两只眼在读着刘主任。她沉浸其中时,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些。当她从思绪中拔出脚来,她就能一下子看到自己。

一看自己，她就不安，就焦虑。

编辑室五个人在一个办公室办公，只高伊君自己独对一面墙壁，其他四位男性，都是两两对桌，刘主任出出进进，总瞟不过她的眼。她总是装作在看别的什么东西似的在看刘主任。她心里不知多少次地在劝自己，有什么好看的，不就是那么一身横肉么。的确，这样的横肉，这样的硕壮，人群中不多见。只是看起来，不那么柔软，不那么顺溜，像什么？像刀刻？像重器？或者，像杀手？像屠夫？狠，是有一股狠劲。不过，这又为什么一看再看三看而百看不厌呢？

可她还是要看。

如果他面带笑意会怎样呢，他不会。对于他，那是不和谐的。他面相严酷，神情冷峻，倒是很和谐。别想了，这到底关你什么呢，高伊君时时对自己断喝。

然而，时光的流失使她朦朦胧胧地看出了自己欲望的真相。

那是个晚上，高伊君在办公室加班写大特写。十点多以后，办公室里异常寂静，当当当，有人敲门，是刘主任。刘主任沉默地来到了她的面前，先是问她写得怎样了，她说快完成了。刘主任冷漠地向她点了个头，说今晚务必完成，明天领导开会要用。她听着刘主任的话，同时也听到了自己的心跳。好像在进行的并不是这几句话本身，而是别的。刘主任说完这几句话后，看了看桌面上的稿纸，仿佛要走。这时，她忽然发现自己是那么渴望，渴望刘主任别走，一定别走。她望着刘主任，像是陡地失去了自主性，被一种强烈的渴望攫住了。她两颊绯红，嘴里突然喃喃了一句：刘主任……下文没出，她看见了刘主任的眼睛，仿佛有些诧异地看着她，她自己仿佛也在

诧异地看着自己，怎么啦，这是怎么啦？

刘主任的话：你还有别的事吗？

她茫然地摇了摇头，嘴里嘟哝了一句：“没有。”

刘主任走了。

走了么？心依然在激动。直到那个背影看不见了，一个问题回到了她的脑海：刚才这是怎么啦？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

高伊君凝目想了一会儿，好像没有想出什么结果。这种冲动，确实不好解释，是爱情吗？不是。是性欲吗？不是。那是什么呢？既非爱情，也非性欲，那么，这冲动源自何方？

爱情总该有那种倾慕爱恋，性欲总该有那种性的骚动不安……可她全都没有。她重又皱起眉头，她多希望能找到一个自己满意的解释，然而，理想的解释好像藏得很远很远，以至她茫然地睁着眼，看不到它。她摇了摇头，脸上一片无奈。于是，她又重抬起笔，开始写特写了。

高伊君是在突然之间，脑子豁然了：刚才她对刘主任，是不是为了满足一种心理需要，怎样的一种心理需要呢？那低眉垂目，那温顺，那强烈地渴望对方留下，留下做什么？是不是对她有个什么举动，而她在这个举动中，有一个什么体会。在这静夜，在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场的情况下，只她和刘主任，在进行一件什么事儿……刘主任那五大三粗压迫了她，她有一种被虐待感——

渴望虐待？

她是在渴望虐待吗？她第一眼见了这一脸横肉是不是就萌生了这种心理，当然她自己没有发现，要不，她不会老是那么打量他，注意他，幻想他，这里边一定包含着一个渴望的。

这个夜晚让她十分明显地看到了它。这既不是爱情，也不是性欲，而是体味了那种受虐待的心理。不是吗，刘主任是个粗横凶狠的男性形象，而只有在这样的形象面前，她才能体会那种女性的受虐心理。

她怎么会有这样的心理需要？

是因为女性这个性别吗？的确，女性从一生下地，就是被歧视被虐待的。也许别人不，但她是。她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，她弟弟只比她小两岁，但凡有什么好吃的，都尽着弟弟吃，凡有什么好玩的，都尽着弟弟玩，弟弟吃够了玩够了，才能轮到她。仿佛天经地义，父母从没认为有什么不应该，她也从没认为有什么不应该。的确，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。尽管她长大以后，通过书本，彻底懂得了男人与女人是平等的，可那生活的烙印却使她有了心理习惯，即女人这个性别是应该被虐待的，这是生活渗透在她骨子里的女人意识。女性这个性别就包含着被虐待。而刘主任正是唤醒了她的这个意识。她对刘主任有了冲动，是因为她渴望这种虐待。刘主任五大三粗，一脸横肉，这种形象本身，使她能感受那种受虐心理。一旦刘主任对她有了什么举动，那一定是侵袭性的。她渴望的正是这个侵袭，而她又无力反抗。是的，这样的五大三粗，她怎么能反抗呢？在这样的男人面前，使她觉得她是个女人，那种受虐待的女人，那种有别于男人的女人，所以，她有了那种女人的渴望与激动。也许，她渴望与激动的是那种女人意识而不是虐待本身。是不是脑子里有过这样的一个镜头：她可怜兮兮地在一个残酷的男人的身子底下，被践踏，被凌辱，她完成着一个女人的天职，进行着一个女人的过程，同时也完成着自己——那个渴望虐待的自己。刘主任使她乐

于臣服,乐于献身,很自然地进入女人角色——被虐待。如果是换了别的男人,并没有使她觉得她是女人的男人,她是决不会接受她的虐待的。因为,那虐待便是痛苦,便是不能忍受。的确,她凭什么忍受呢,一个和她一样的人,他凭什么虐待她。

天,如果这就是她对刘主任激动的原因,那不是太不应该了吗?的确不应该。可她在那一刻,就那么不由自主地激动了。

多么奇怪。那一晚,高伊君被这个问题搅了一晚上。她不但想她自己,而且还想那些她见过的一向贤惠温顺的女人,嫁了一个蛮横的丈夫,或者一任丈夫打骂坚决不离婚的女人,她们是不是都被性别的虐待征服了的人?夜深人静,肯定有许多妇女为此而痛苦而不安,但性觉已经有了依赖了,心理已经有了依赖了,无法转移了,或者说想转移也难以自拔了。当然,她是坚决不做这样的女人的。就在那一晚上,想着想着,她便下定了决心,以后杜绝想刘主任。看来,她对刘主任,还真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了,必须高度重视不能等闲视之。

这关系到她的人生啊。

高伊君是决不要自己表演那种受虐待的角色的,现在不要,以后也不要。

然而,以后的时间向她证实了,事情真正做起来,并不是那么容易。和她夜晚的决心相比,意志是太疲软了。

自那晚以后,刘主任对她,仿佛有着更加不可抗拒的征服力。高伊君上班见了刘主任,尽管满脑子坚决抵抗之类的念头,但另一个念头却更牢固,这就是那个看不见抓不住但却始终存在着的念头:刘主任把她压倒在地……仿佛水涨船高,压抑越大,反抗愈烈。

这是一个叫她多么讨厌的模式啊：渴望刘主任，理性出来阻挠这渴望，渴望又蹦出来压倒了这阻挠……循环往复，折磨着她的身心。

特别是，一到中午，当这循环反反复复仿佛没有穷尽时，她的神经有些迷乱了。她记不起她的理性是什么，她也记不起她的渴望是什么。在这短暂的记不起中，行动的欲望占了上风。她要单独去见刘主任，她要单独和刘主任在一起。此时，她好似一个完全失去理性的人，已无法接受任何理性的规劝，她走出了家门。

中午，刘主任不回家，就在单位休息。刘主任有一间休息室。吃完中午饭，刘主任就到休息室歇息。她就向着这休息室迈进。

路上，没遇见熟人，仿佛也没有行人。自然界的声息以及机器的轰鸣她全都听不到。她两颊绯红，一径地走。秋阳垂直地晒着她的头皮，她那披肩秀发生动地漆黑着。

高伊君就那么激动地来到了刘主任的屋门口。她看着这淡黄色的门，伸出了手。可就在这时，她像猛地醒了。

她这是在做一件什么事啊。她的眼朝四下里看了看，她怎么啦？她疯了吗？她看见远处树阴里有一个人，她完全能看见自然界了，也看见了自己。

天，太危险了。一头冷汗也随即冒出。

正午的阳光烤着她迷狂的脸。她站在太阳地里，那要敲门的手垂下了。这排平房静悄悄地面朝着她，似乎有一种非常神秘而又庄严的东西在静悄悄中威胁着她，她有着说不出的恐惧。黑黑的眼睛流一缕空茫。

怎么办，撤退么，撤退。太可怕了，是的，她惧怕她自己。

如果她迈出了这一步，她要走向何方？就好像她把自己交给了一个不可知的现实里，她再也掌握不了自己了。她是为自己才不敢迈出这一步的，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毁自己。她的头脑是明白的，尽管她管不了自己。

可她和刘主任之间分明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啊！

扼杀于萌芽之中，应该是有效的办法。既然事情并没有发生，更谈不上不可收拾，怎么会产生抽刀断水的效果。难道她要阻止自己是假的吗？莫非她骨子里是要实现和刘主任的什么渴望之类，她是这样的吗？

她才二十出头，她应该有个男朋友，正常的谈情说爱。然而她现在被刘主任搅得没有一点这种欲望。她的心只在刘主任身上转悠，抵制也好，渴望也好，全是刘主任。长此下去，非毁了自己。

怎么，她管不了自己吗？真的管不了吗？晚上，躺在床上，她一筹莫展。心理茫然而又悚然。也许，她太年轻，还处在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时候，那怎么办呢？

谁来管她？

在混乱的思绪中，她脑海里忽然闪出了一个镜头。一次，编辑室里的小高趁刘主任不在时，闲聊起了刘主任的家事，小高说：“刘主任有个非常厉害的妻子。你们看刘主任不好对付吧，他妻子更不好惹，两人真是棋逢对手，不简单呐。”说完，小高还对着几个人笑，很晓内情的样子。小高和刘主任有私交。

高伊君的大脑忽然在这个镜头前凝固了。刘主任的老婆？一个厉害的女人……

陡地，她脑子开了一个窍。刘主任的老婆对她是具有力